

# 沙耆神笔留韩岭

史美章



《韩岭旧居》

这是一位不寻常的画家，有着奇特的经历、曲折的人生、辉煌的艺术。中国画大家董中焘教授曾为他题词“人生坎坷、艺术辉煌”。他被当地人称为“傻子公公”，又被业内冠以“中国的梵高”称号。他就是油画大师沙耆先生。

沙耆先生活到91岁，在韩岭度过了15年的光阴，占了他人生六分之一的时光，可谓不短。而这段时间，正是沙耆晚年创作的高峰，他留下的作品五花八门，有油画、国画、水彩画，还有不少手稿本画作。最幸运的是为韩岭留下了珍贵的风景油画，并完成了他的“衰年变法”，终成一代大师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在其儿子沙天行的安排下，沙耆先生被学生余毅的父母接到韩岭，在一家人的精心照料下，年近七十的他，身体硬朗。沙耆被这个处处是景的村庄所吸引，也许，这是冥冥之中上苍为他提供了一个创作之佳境。

韩岭村，旧时有逢五、逢十的集市，称为韩岭市，十分繁华。这个千年古村，如今被列为宁波市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，名胜古迹遍布全村，有庙沟后石牌坊（国保单位）、花桐殿古迹、金氏门楼和宗祠、韩岭老街等，村内还有“鉴湖秋色”“狮岩夕照”等十大胜景。山村风光也是美不胜收，日出日落、田野山坡、溪流小桥、池塘亭子……韩岭犹如一座富矿，挖掘不尽。落脚地方是一个景，转一角度又是一景，沙耆胸中有成竹，下笔如有神。

我曾在韩岭信用社工作四年多，在余毅家中看过很多沙耆所画的韩岭风景。后来我不遗余力收藏他的韩岭风景照片，到目前为止，搜集的照片有150幅左右（包括水彩画），应该还有很多流失在民间。沙耆先生的儿子沙天行一直在上海，学生余毅后来改行成了服装设计师，而最知情的余仁良先生早些年也走了。沙耆到底在韩岭画了多少幅画？也许将永远是一个谜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如何从已发现的沙耆作品中，探究他的艺术真谛。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，对正在开发建设中的韩岭老街，尤其是韩岭美术馆，应该具有重要的作用。

近年来，我患病不便写作，有时好似听到沙耆对我说：“你怎么不写了呀？”于是艰难拿起笔，仿佛又回到与他无拘无束交谈的年代。沙耆是一代大师，我为平民百姓，因缘相聚，两人有说不完的话。他漫无边际地说，我耐心静静地听，听他讲比利时留学的情况。他说得最多的是，一次举办画展后，布鲁塞尔各大照相馆都摆着他的放大照片，他很自豪；去学校路过花场，有花工送他鲜花，让他送同学；讲到恩师徐悲鸿关心他，常给他写信；又讲到周总理关怀他，寄钱给他用；也讲在沙村的孤独生活，还讲他爱杭州（是他结婚的地方）恨上海（曾在那里被捕过）……可见，沙耆先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他唯独不和我谈艺术，因为他认为对不懂艺术的人讲那些，是对牛弹琴。



《韩岭老街》

沙耆先生的每一幅画都有故事。我从搜集的照片中挑选几幅做一些介绍，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，期待有更多学者、专家一起来研究沙耆的艺术。

沙耆先生作画最多的一处地方是狮子岩，这里几乎可称为他的创作基地，至今已搜集到有关狮子岩的作品照片13幅。狮子岩离他住处仅200米远，关键是这里的景色太迷人了，虽是一处没有花草的岩石，周围却有花桐殿古迹、娘娘古墓、小道、亭子，更有一年四季变幻无穷的景致。随着季节更替，沙耆能从不同角度创作出佳作来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如1985年创作的《狮岩夕照》油画，画一轮红日即将落山，在一片金黄色的天空中更加凸显，夕阳下是黑压压的一片民居，近处是灰黑色的岩石。这与韩岭十景之一的“狮岩夕照”相吻合，取名恰到好处。

沙耆很爱住过的地方。沙耆在韩岭的旧舍有两处，其中一处是他刚从沙村来到韩岭暂住的“德盛”老屋，虽只住很短时间，但他还是很留恋的，当即将搬入新房时，他画了一幅老屋的油画。这幅油画后来归于宁波的一位收藏家，我拍了照片。

自迁入新居后，他又接连画了多幅旧居油画。其中一幅画的是庭院风景，围墙内摆满各种盆景，沙耆把它画得万紫千红，甚是好。新居后来建了围墙，安装了大门，他在大门上方写了“竹苞松茂”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，下方是一幅着色的“双龙抢珠”国画。现还留着。



《狮岩夕照》

后山也是沙耆的喜爱之处。他住在二楼，迈出门就是平台，可以说开门见山，他常常把画架放在平台上，画山上的日出、后山的美容花……他更喜欢去金家祠堂走走，来到一处叫“庙沟”的开阔地，那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湖，宁咸公路穿山而过。沙耆曾登高望远，画过两幅韩岭全景图，一幅是油画，一幅是水彩。水彩画十分精细，尺幅与A4纸一般大小。画的前面是一片广阔的田野，中间是韩岭村的民居，远方是烟波浩渺的东钱湖。这出自大师之手的画作，令人叫绝。沙耆又从同一角度画了一幅油画，看上去却是另一番韵味了。

后山的一草一木，他都喜爱，即使有时景色平淡，在他的笔下，依旧色彩斑斓，充满生气。如后山的一块荒草地上，只有一棵枯树立在中。沙耆就用这棵垂直枯树作为画面的分割线，配上蔚蓝的天空、金黄色的草坪，色彩十分和谐，散发着阵阵秋意。他画过很多幅后山风景，没有一幅是重复的。

沙耆常在余仁良的陪同下，到钱湖边散步，他边走边捕捉创作题材。一次，两人走到乡政府旁，看到落日余晖的景色，沙耆默默记在心里。当与我再次碰面时，他叫我拍一张照片给他。没过多少日子，他就完成了油画《钱湖日落》，画中有万道金光，湖面上波光粼粼，岸边的亭子在逆光下显得轮廓分明。画作比照片处理得更协调，色彩更亮丽。中央电视台记者还到实地取景，此画两次被搬上央视荧屏。

我曾拍了一张湖滨照片给沙耆，那是台风即将来临的一天，天空中乱云飞渡。他看后很喜欢。我知道，如果他喜欢某样东西，很快就会动手画，哪怕当时他正在创作别的作品，也会暂时停止。果不其然，几天后，他就完成了一幅暴风雨即将来临的画作，是一幅人见人爱的风景油画。

沙耆的《夏日的东钱湖》三联张作品，是我最难以忘怀的。他的学生余毅说：“沙老师花了20个上午的时间，我每天陪着他，一早就来到韩岭老汽车站湖边。”现在，这里是韩岭老街入口处。沙耆一直静静地画，直到中午。20天时间里，天气是不断变化的，但完成后的三联张作品，形成了一个整体。画中有蓝天白云、荡漾的湖水、蜿蜒相连的群山。沙耆一生可能就只画过这么一组三联张作品，弥足珍贵。



《韩岭全景》

韩岭老街也是沙耆常去创作的地方，我见他在那里画过多幅，可惜没有拍下当时的照片，失去很多珍贵的资料。

一次，他在老街作画，围观了一大群人。刚好我路过，连叫几声“沙老师，沙老师”，他都没理。只有当别人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他才会说“谢谢大家，让让开”。可见他创作时是多么专注。那天他画的是《韩岭老街》，街两旁是民房，中间有一条溪流。画中有九个人，有在街上行走的，有在溪中洗衣的，还有一个村妇骑着三轮车，让画面增添了动感，充满了生活气息。

在未通公路前，韩岭航船埠头是个繁华之地，它上接一条溪流，下通东钱湖，韩岭十景之一的“鉴湖秋色”指的就是这里。沙耆在这边画过不少油画、水彩画，其中一幅油画出现在台湾汉湘艺术中心制作的画册中，因为出版方不了解所画是何地，只能取一大路货的名称《江南水乡》。画面主体是石板桥，桥上有三位穿厚厚红衣服的村姑，湖中有船，民房边的山坡上已不见绿色。此画命名为《鉴湖秋色》更为贴切。

沙耆还在此创作了另一幅油画，画面上穿蓝色连衣裙的姑娘似乎钓到了一条大鱼，正使劲将钓竿往上拉，旁边还放着一只装鱼的桶，附近的民房色彩不一，而水天一色，是一幅赏心悦目的好作品。

沙耆常到旧址附近溜达，看到好的题材，就会叫余仁良拿来画画的工具和材料。一次，看到村民准备建房，他就将堆积如山的红砖、一堆堆空心板以及打好的地基，搬上了画面。再配上造型各异的民房和后山的树林，一看就知道，又有一幢民房要建起来了。

沙耆最喜欢下雪，若夜里下了一场大雪，第二天一早就在雪中看到他的身影。他不怕冷，穿上大衣、戴上帽子，在余毅或余仁良的陪同下，兴高采烈地画附近的雪景。在他不同年份创作的雪景画里，山上白了，树上白了，路上白了，屋顶白了，行人没有了，画的是不同的地点，景色也完全不一样，展示的却是相同的“瑞雪兆丰年”的喜悦。

沙耆几乎走遍了韩岭的角角落落，他的画已成为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。随着韩岭的开发建设，沙耆画过的很多地方已经消失了，但他的作品为我们留住了乡愁，带给后人满满的回忆。



《钱湖日落》

朱丽瑾 文/摄

## 沙耆的老虎

沙村人总爱在夜里吓唬不听话的小孩，说“傻子公公”画在村子墙上的老虎夜里活了，会跑下来咬坏人。可见“傻子公公”画的老虎有多逼真。

村民说的“傻子公公”是位传奇画家。据说他爱戴法国礼帽，上面插着一根鸡毛，如果天气晴好，艳阳高照，他会赤身裸体地躺在村里的草坪上做日光浴，闲下来画画裸女。这种举动在那个年代实在让人难以接受，以至于画作也被大小报刊拒绝，可谁曾想，

后来他的一些画被拍到千万元一幅。

“傻子公公”名为沙耆，出生于塘溪富人家。父亲沙松寿曾工作于救济站，擅长中国山水画。受父亲的影响，沙耆很小就表现出绘画天赋。后师从徐悲鸿，又留学比利时，画作曾与毕加索作品同展。

十年后，沙耆回国，发现父亲亡故、妻儿无踪。无法接受现实的他，天天在村口向人追问“孩子他娘怎么不回来？”精神失常的他，并没有停止作画，在老家村子的墙壁、地面、门板、树干上不停“涂鸦”。精神分裂导致逻辑思维混乱，也让他达到了忘我的境界。他对村人说，拥有他的画会发财，可没人相信他的疯话。而当沙耆出名后，他作画的墙壁的墙皮也被人铲走了。

第一次听闻沙耆的故事，是一个学生的奶奶的讲述，她是咸祥人，她说她丈夫的姐夫与沙耆同村。说沙耆爱喝酒，有人请他喝酒，他就高兴。饭后那户人家就拿出纸和笔叫他作画，画的老虎像从山上跑下来的一样，活灵活现。

后来，我去沙耆故居参观，可惜看到的都是复制品。

令我没想到的是前阵子真的见到了沙耆的真迹。去年冬月初参加一次文学活动，与一些宁波文友同游韩岭老街。走过几座小桥后，在古树掩映下有幢老宅，墙上贴着一块牌匾，名为“德盛”，为清代建筑，沙耆初到韩岭曾居住于此。因好奇，大家一同进入老宅参观。

与老宅主人攀谈了一会儿，大家听说主人收藏了沙耆画作，便央求他给大伙儿欣赏一番。主人转身进了里屋，几分钟后拿出他珍藏的“宝贝”，小心地解开绳子，缓缓将画作展开。在场的人纷纷拿出手机拍摄。纸上的老虎寥寥几笔，随意自由，浓淡相宜，气韵生动，仿佛要从桌上跳出来。大家好奇地问主人如何得到这“宝贝”的？他说是缘分。有一回他去一户人家拆迁时，墙壁上粘满了旧报纸，在撕纸的过程中，突然冒出了一点色彩，紧接着一只神态威严的老虎跃然墙上。作品取名为“虎贲”，作于1981年7月20日，署名沙耆。精明的主人一看是沙耆画作，便珍藏起来。当时因为贫穷，很多时候沙耆是在报纸上作画的，颜料画笔也极其简单。《虎贲》的着色便是如此，除了虎脸和正身有一些粉色、前腿两笔黄色外，其余都用墨色勾勒。

老虎、裸女、马，可说是沙耆画作的主题，而沙耆出生于1914年，是“甲寅”年的虎。那些具有象征和隐喻意味的画作，充满了惊险与魅惑、欲望和幻想，运笔处流淌着生命本真和思想内涵。

无意间，听到同行的鲍老师说道：“老虎有眼泪！”当我再去观察时，虎眼下那不着色的白线真像似有若无的泪水。“虎贲”意为勇士，沙耆想表达什么？内心的积极和愤懑？不被理解的孤独和对不命运的倾诉？还是就像有人所说的都不得志而奋力冲破现实桎梏的潜在信念？

画作的高超就在于它的微妙之处可以不断被人解读。有人猜测沙耆的发病诱因很可能是文明冲突所带来的。沙耆的故事有不少版本，而我听到的故事里无一不是思念和等待。如果生活如他所愿，也许生命不是这样。沙耆这位传奇画家的故事一直被人津津乐道，他一生的悲欢离合后来被改编成越剧《黎斋残梦》。

回程时，碰到另一帮文友，我兴奋地对他们说，“我看到老虎了，老虎！”他们诧异地看着我。我一时又说不上来，因为我沉浸在沙耆的故事里，没回过神来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那个日复一日在宁波沙村村口“等待”的痴狂老头，其实是个被埋没了整整半个世纪的画家，他后来被称为“中国的梵高”啊！



沙耆《虎贲》